

加拿大之新總理與其民族統一問題

王建勛

壹 英、法兩裔的形成

加拿大土地面積廣大，美國以北、阿拉斯加以東、格陵蘭以西、北極圈以南所有土地與島嶼均屬之，面積達三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

加拿大現有土地，原分屬法英兩國。自十七世紀歐洲人陸續移民以來，頗經爭奪。至十八世紀，英、法經過七年（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戰爭，英人屢佔上風，故原屬法國諸殖民地如諾瓦斯可西亞（Nova Scotia）、新布蘭瑞克（New Brunswick）、愛德華親王島（Île-du-prince-Édouard）先後讓與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加拿大尚只包括上、下加拿大，亦即今日之安大略（Ontario）與魁北克（Quebec）等地，不列顛可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紐芬蘭（Newfoundland）等尤非所屬。一八六七年，英王公佈「英屬北美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是為加拿大立國之基本大法，其基本精神至今猶受尊重，信守不渝。該法規定加拿大應遵照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之基本主張而立國；行政權屬君主，由總督與樞密會議代為行使，立法權屬於國會兩院。其後各省紛紛加入，加拿大之獨立自治至此已奠定基礎。此後英國國會又不斷提高加拿大各省立法權，而使加拿大能完全獨立自主，故今日之加拿大與其他大英國協獨立國地位相等，與世界其他自主獨立國家之地位亦復相同。

一八六七年，聯邦政府成立，保守黨的英裔麥克唐納（G. MacDonld）出任第一任總理。任內努力建設、積極開發，在加拿大蒸蒸日上，沖淡了英、法兩裔的分歧。一八九六年，自由黨勞瑞（W. Laurier）就任總理

，為第一位法裔總理，由於他致力於英、法兩種語言的規定，對於英、法兩裔的團結亦有很多貢獻。所以保守黨從加拿大建國到一九二〇年，以及自由黨自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七年長期輪流執政期間，英、法兩民族，在聯邦體制下，尚能和平相處。

但是加拿大一千七百萬人口當中，45%是英裔加拿大人，32%是法裔加拿大人，其餘是本地民族和來自歐、亞兩洲的外國移民。因此，加拿大的民族，是以英、法兩裔為主。在他們長久以來的歷史摩擦中，多少還保留一些殖民地時期的痕跡。所以儘管兩民族共存於一個聯邦體制之下，在利害關係上，還有明顯的分離。

一九五八年，保守黨攻擊自由黨容納美國資本經濟，使加拿大的企業陷入在美國人手裏。並指責自由黨政府與美國簽訂協定成立「美、加聯合空防司令部」（The North American Air Defense Command），如此利用加拿大民族主義心理而獲得選舉勝利。但自此却刺激到法裔加人的民族主義心理。一九五八——一六三年，保守黨執政期間，由於打擊美國資本的措施，而造成經濟不景氣的後果；經濟發展遲緩、外貿出現逆差、失業人數增多。所以到一九六三年，使自由黨又重新執政，由該黨黨魁皮爾遜（Lester Pearson）任總理。但是皮爾遜一上台，就遭遇到英、法兩裔為了加拿大國旗問題所掀起的爭論。因為加拿大立國已近百年，從未製定一面自己的國旗，一直由英裔加人採用了英國商船所懸掛的旗幟。但是六百萬法裔加人，對這面國旗頗為反感，認為這是大英帝國仍在統治加拿大的標識，而產生一種「反國旗」運動。所以皮爾遜立即提出新加拿大國旗圖案，但遭到英裔加人的反對。加以他們長久以來，由於語言、習慣、和傳統文化的差異所存在

的積怨，就乘着國旗的爭端而發展開來。尤其魁北克方面，就由支持換旗問題而發展成指控法裔加人在加拿大受到各種歧視，他們表示在加拿大已經被列為「二等民族」，一些法裔國會議員，更公開提出修改憲法、消除郵票紙幣上面的英女王像。皮爾遜總理雖然對魁北克作了一些讓步；同意給予魁北克更多自治權利，但是他們認為遠不能符合他們的需要。所以這一民族分裂的危機，就在加拿大擴展起來。

貳 英、法兩裔的分離與魁北克的主張

從加拿大歷史上看，歷屆加拿大政府，並沒有歧視法裔加人的現象，很久以來即規定法語和英語同為加拿大的國語，國會中可以使用法語，每一項政府公文和法令，法語和英語同時并用。教育亦毫無限制，其他權利更是一律平等。而且事實上，有一百餘萬法裔加人的魁北克，早已享有特殊地位，許多制度魁北克與其他各省不同，例如加拿大各省議會都是一院制，而獨魁北克是兩院制。但是這些却不能減少他們憤憤不平的心理。就如魁北克省長（自稱總理）強生（Daniel Johnson）所表示：「法裔加人在多數英裔加人的政治體制下，難以控制自己的命運。所以魁北克不但要具有獨特的地位，而亦必須要有獨立自主的主權。至少法裔加人與英裔加人應訂立聯盟，以代替英國國會所通過的「英屬北美法案」。

雖然換旗案最後終於被國會通過，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經英女王簽署命令，批准了加拿大以新的楓葉旗作為加拿大國旗，但對於已興起的法裔加人不平心理沒有發生多大作用。於是皮爾遜總理乃決心推動一種阻止英、法兩民族分裂的運動。他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就指令了「皇家調查委員會」担负此一任務。為使「皇家調查委員會」立場超然，指定兩位很少被人爭論的法裔加人、前「責任報」（*Dévoir*）社長魯漢道（André Laurendeau）及英裔加人、渥太華卡爾利通（Carleton）大學校長湯通（Davidson Duntton）為主席。該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底，首先公佈了一個初步報告，指出英、法兩民族所存在的危機，並建議聯邦政府應徹底擴大推行兩種語言制度。它的範圍應包括國際事務、教育、聯邦文書、國會、內閣、法院、自由職業、民間團體、藝術界、文學界、交通事業等等。至一九六六年初，司法部長杜魯道（Pierre Elliott Trudeau）就基於該委員會此項結論，起草了一個

「人權法案」，該法案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從人權的保障，來解決兩種語言與文化分歧的問題。但該法案在下院爭論很久而無結論，相反的，使英、法兩民族由語言與文化的差異，進而成為一個公開的法律爭論問題。

一九六七年七月，加拿大建國一百週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藉慶祝此一紀念日的機會，到了法裔加人集中區的魁北克。在他對魁北克人民演說中，鼓動法裔加人爭取獨立，因而使得加拿大英、法兩民族分裂的危機更加嚴重起來。皮爾遜總理在憤怒之餘，為預防聯邦政府的分裂，乃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間，又接受了「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該項建議已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公佈，其主要內容是主張在安大略省（有四十二萬五千法裔加人）及新布蘭瑞克（*New Brunswick*）有廿一萬法裔加人，建立一種包括所有各階層的英、法兩種語言體制。另外有些委員們又建議，除去上述兩省以外，在愛德華親王島、曼尼托巴（*Manitoba*）、薩斯加契溫（*Saskatchewan*）、阿爾柏達（*Alberta*）等佔有百分之十少數的法裔加人地區，亦劃成英、法兩種語言的行政區域。

這個委員會的建議，雖然已為皮爾遜總理所接受，但立刻就引起了法律上的爭論。在魁北克方面認為，這個長久被忽略的問題，現在皮爾遜政府圖以一種「粉飾整體」的方法來求取有效之解決是不合實際的。他們特別指出，這個委員會的建議，並沒有包括魁北克在內，並且它只企圖在英、法兩民族文化平等上謀求改善，而忽略了法裔加人所爭取的「經濟」與「政治」平等問題。在十二月廿日，代表着「分離主義」的法裔加人「民族團結委員會」主席伯高特（*Pierre Bogaert*）就公開聲明說：加拿大政府應該了解，在法裔加人來說，我們不是尋求一種「粉飾平等」的體制，我們所要爭取的乃是一個「多數民族獨立的制度」。伯高特的聲明，很明顯的是拒絕了加拿大政府要在聯邦體制下不受影響下來解決此一問題。但事實上，加拿大政府對於魁北克，由於它們經常維持一種獨立的制度，使用「國家」而不使用「聯邦」這個名詞，早已對它失望。所以「皇家調查委員會」在建議中不包括魁北克，實在亦是因為他們不敢在加拿大政府與魁北克之間的憲法關係上來冒險接觸到這個棘手的问题。因此，在這項法律爭論當中，一些國會議員們就認為現在的聯邦憲法確是英裔加人所訂，為免造成分裂，聯邦政府必須毫不猶豫的訂立一個新憲法了。

叁 聯邦會議與憲法改革計劃

皮爾遜總理認為，在問題開始的時候，還沒有達到一定要修改憲法的程度，而今由於問題的逐漸嚴重，則必須考慮到從事一種修改憲法的程序。所以皮爾遜總理就安排了一項聯邦政府與十省間的聯邦會議，企圖以最後的機會來挽救此一民族分裂的危機。

聯邦會議終於於二月五日在渥太華召開，出席會議的包括十省省長及皮爾遜內閣。因為聯邦會議主要是討論英、法兩民族統一問題，所以魁北克的領袖強生，就成爲一個主要角色了。他在大會中以「平等與獨立」爲題，對法裔加人的特別問題發表演說，並以印就的小冊子分發給大會。強生認為：英裔加人所訂的憲法，已是不合時宜。他說：未來的憲法一定要承認加拿大是由英、法兩民族所創始，並且法裔加人在世界上亦應有着他們自己的志願，那就是說，在英法兩民族間必須要有一個平等的體制。此外，一些英語系的省長們，對於聯邦政府在英、法兩民族問題上一直採取猶豫不決的措施，亦有很多不良批評。最後皮爾遜總理表示，聯邦政府同意採取修改憲法的程序。但是他說：因爲加拿大聯邦不是從一個不同而分歧的狀況下所產生的，所以加拿大是不能模倣美國的聯邦制度。他並說：我既不是一個英國人，亦不是一個法國人，並且加拿大人民亦不願意成爲第二個美國，那麼憲法的修改就必須要使加拿大人民仍保有他們自己的一切才是。這樣亦才能減少一個獨立的加拿大走向分裂。因此，他提出加拿大既不主張權力集中，亦不主張權力分散，而必須要在一個極端當中，尋找一條適中的道路。最後他指出改革憲法的範圍應該是：

一、在英、法兩民族的文化、語言及權利平等方面，應依照司法部長杜魯道所起草的「人權法案」再加擴充，使其包括在憲法之內。

二、在聯邦政府與各省之間訂立一個適當的中央政府體制。

三、上議院議員是由聯邦政府所指定，爲終身職。由於這種指定的方式，而限制了上議院的權能，故迄今他們的否決權已經停止使用。所以要修改上議院議員由聯邦政府指定的制度，並且要明訂上議院的任務和權能，而使它能表現出一種聯邦國家的特性。

四、改革最高法院，以減少其在聯邦與各省間所有管轄權衝突的現象。

加拿大之新總理與其民族統一問題

此外，增設法裔加人法官的名額，並制定法官的任務，以使其職權必須符合聯邦憲法的制度。

五、聯邦政府機構的機能應該重視，聯邦政府各種機構，必須要適應兩種語言的特性。

六、劃定聯邦政府首都渥太華擴展到赫爾(Hull)，使渥太華至赫爾的區域成爲一個聯邦政府的行政區。

七、基於外交上的分離就會使內部分裂的理由，在國際事務上，加拿大只能設立一個國際代表。但是各省基於本身的利益，在某些國際問題上可以保留一些權限，譬如魁北克在國際組織當中，可以比照蘇聯政府允許烏克蘭與北俄羅斯一樣，在聯合國設有席位。聯邦政府允許各省與外國簽訂一般友好性的協定，就如魁北克與法國的友好諒解一樣，但是聯邦政府却保有締結真正條約的權力。

八、加拿大需要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但亦需要一個權能的地方政府，所以中央的權限應包括錢幣政策、預算制度、稅制、商業貿易、外交政策、國防等重要政策的制定，而地方政府的權限應屬於地區性的文化、經濟、社會安全、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等。但有些項目必須要在各省財源方面來負擔，所以地方政府亦應保留部份財稅制度的厘訂權力。

然而皮爾遜這項廣大的憲法改革計劃，雖英語系的省份多表示支持，但在魁北克方面還沒有明確的反應。

肆 皮爾遜政府危機與自由黨新黨魁

選舉

就在聯邦會議結束後不久，本年二月十九日，皮爾遜總理又面臨一次政治危機；就是在二月十九日，業經下院二讀通過的政府加征百分之五的個人所得稅案，在下院三讀時，突以八十二票對八十四票，兩票之差遭到否決。而保守黨亦竟想利用此一機會推倒自由黨政府。（按：加拿大爲責任內閣制，政府與國會之關係大致如英國，即總理必須爲國會多數黨領袖，國會大選多數黨屬誰確定後，即行組閣）。

在執政的自由黨而言，它在下院二百六十五席中，佔有一三〇席，將近

半數席次。保守黨有九十五席，其他小黨有四十席。因而自由黨雖屬大黨，但還不能絕對控制國會，必賴小黨合作。二月十九日晚，下院對加稅案進行三讀，自由黨由於皮爾遜總理在去年十二月間已宣佈即將退休，軍心早已渙散，對此一加稅案未予重視，當天自由黨一百卅名議員，出席下院者僅有八十二人，保守黨就利用此一良機，聯合其他小黨議員否決了政府加稅案。皮爾遜總理在下院突遭挫敗，不僅業經通過的加稅案硬被推翻，並且政府亦面臨空前危機（即倒閣），所以他必須設法挽救。皮爾遜總理立即在下院提出信任投票案，保守黨雖予阻撓，但終於在二月廿八日，以一一三八票對一一九票挽救了危機。然而皮爾遜總理在經受此次打擊之後，加以其所面臨英、法兩民族分裂的政治危機壓力，以及自由黨內部對其所產生的不滿，使其更感難以爲繼，因此，皮爾遜總理又表示希望自由黨儘速選舉接替他的人選。

本年四月五日，自由黨在渥太華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兩千五百人，四月七日新黨魁選舉，參加競選的有：司法部長杜魯道、外長馬丁（Paul Martin）、農業部長格林（John J. Greene）、交通部長海魯耶（Paul Hellyer）、衛生部長麥法成（Allan MacEachen）、財政部長夏普（Mitchell Sharp）、經濟部長突內爾（John N. Turner）、商業貿易部長溫特斯（Robert Winters）以及前魁北克的一位部長卡漢斯（Eric Kierans）等九位。經過四次投票，司法部長杜魯道終于以一二〇三票對商業部長溫特斯的九五四票而宣告當選。四月廿日（原定廿二日）宣誓就職而成爲加國的新總理。

杜魯道出生在蒙特里爾（Montréal），祖先是法國移民。他現年四十七歲，迄今仍獨身。他在蒙特里爾大學畢業後，就從業律師，其後又在美國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再到巴黎、倫敦留學，返國後任蒙特里爾大學法律教授，左派「自由城」（Cité Libre）雜誌創始人。他在一九四〇年曾遍遊世界各國，一九五二年到過莫斯科，一九四九、一九六一年亦曾兩度到中國大陸旅行。他在一九六五年當選下議院議員，去年始出任司法部長兼檢察長，主張在聯邦憲法體制下增加各省的自治權力。因爲皮爾遜對他甚爲欣賞，故在短短三年中，在政治舞台上很快就發揮了燦爛的光芒。他雖然還保留着一些魁北克民族主義的氣息，但在他競選時，因強調英、法兩民族的統一，以致魁北克省長強生對他頗表反對，魁北克的輿論亦不表歡迎。這顯示杜魯

道未來工作的艱鉅。相反的，英語系的省份，却認爲以他的「衝力」和「果斷」，必然是維護加拿大統一最適宜的領導人物，而給予熱烈支持。至於外長馬丁，他雖具備豐富的政治經驗，但黨內一般都認爲他「開創」不夠，所以原可能支持他的交通部長海魯耶以及該黨左翼的選票，最後都轉移給杜魯道，而使得馬丁在第一次投票中即告慘敗。

杜魯道在接替皮爾遜的職務以後，立即組成他的內閣；他任命三位新人爲不管部部长，這三位新人是彼萊地（Gerard Pelletier）、麥克都那（Donald McDonald）、孟羅（John Munro）。杜魯道仍兼司法部長及檢察長，前財長夏普改任外交部長，原任職加拿大國家銀行總裁的賓遜（E. J. Benson）任財政部長，原任職務工部的麥生（Jean Marchand）任內閣秘書長，原任職國防工業部門的都瑞（Charles Drury）任商業部長，卡都（Léo Cadieux）仍任國防部長，原任職礦業生產部門的彼濱（Jeanluc Pénin）任勞工部長，格林仍任農業部長，馬卡勝仍任衛生部長，蘇維（Maurice Sauvé）仍任森林水利發展部長，前外長馬丁改任不管部及上議院政府發言人。所以杜魯道這一臨時看守性的內閣，除了三位不管部長是屬於新人以外，實際上並沒有很大變動。

杜魯道在內閣組成以後，隨即宣佈解散國會，並定於六月廿五日舉行國會大選。他所以儘速的解散國會，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一、自由黨在下院的席次不足，不能絕對控制國會，此對他未來解決各項問題會有很大阻力。

二、他雖然當選自由黨黨魁，但仍希望經過加拿大一千一百萬選民的擁護，而使得他在未來的施政上更有力量。

三、希望從未來大選中來測知魁北克人民對魁北克未來前途的意向。

一般認爲，杜魯道在從政三年中，不但具有獨特思想、單純政治立場，並且亦具備加拿大人民所期望的「衝力」與「果斷」。因此，一般就推測他未來不但要在內政上從事革新，在外交政策上亦將有所改變。就如他在當選自由黨黨魁以後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將致力於加拿大英、法兩民族的統一。他說，他忠誠的願意建立一個公平而自由的社會，但是他認爲這個目標決非單靠法律可以實現，必要加拿大全體人民共同瞭解，如何在今日複雜的世界情勢下，先來拯救本身的軟弱，以求加拿大能繼續生存。在對法國關係

方面，他說：造成當前法裔加人與聯邦間關係的緊張情勢，主要是加拿大與法國間，未能長期保持友好關係所致。因此，他表示：爲了要加強加拿大與法國的友好關係，就應該特別適應戴高樂總統在世界上提高法國文化的要求。在對北大西洋任務方面，他說：如果認識歐洲已不像以前對我們那樣需要（按：在二次大戰後，加拿大加入北大西洋公約共同防共），就必須重新檢討加拿大在北大西洋的任務，以便集中力量加強加拿大本身的防衛。

伍 杜魯道所面臨的困難問題

在杜魯道未當選自由黨黨魁以前，亦曾非正式表示過：他不但認識到法國是加拿大民族統一問題的重心；亦認識到美國對加拿大的經濟壓力。此外，他主張縮減維持世界和平的任務、加強與中南美洲國家之關係、爭取與美國、英國以外國家的太空合作、以及改善加拿大與一些共黨國家的關係等等。由於他這些言行，國際一般輿論就推測他未來無論是對內或對外，都將有一番新的作爲，而以其個人的魄力，亦將會帶給加拿大新的動力。但是我們就加拿大目前各種情況來分析，他所懷的抱負，仍面臨着以下諸多困難：

一、首先就是未來國會大選的問題。斯丹非爾德（Robert Stanfield）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任保守黨領袖以後，使得該黨已重振了聲威。由於他不斷聯絡國會中小黨的合作，已使自由黨感到非常威脅。在杜魯道接替皮爾遜總理職務以後，保守黨就對他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就如斯丹非爾德最近所聲明說：在對加拿大人民來說，杜魯道並沒有任何超人的表現，而今他亦沒有任何具體的計劃，因而就無法證明他的領導才幹。所以斯丹非爾德就強調說：「計劃」比「人」尤爲重要。他並表示：保守黨在過去不單對加拿大西部以及沿海地區的開發有過輝煌的偉績，並且同樣對安大略及魁北克有過很多貢獻。此外，斯丹非爾德亦準備就修改憲法問題在魁北克方面與自由黨展開爭奪戰。因爲魁北克自由黨方面，迄今還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杜魯道。而在魁北克省長強生來說，他亦希望在保守黨執政下的未來憲法改革會議中與英語系省份展開談判。所以此一情勢，對於自由黨仍是一種阻力，對於杜魯道期望藉此大選而能在下院中獲得絕對多數席次，更要經過一番考驗。

二、英、法兩民族統一問題，當是杜魯道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然就目前發展中的情勢來看，魁北克領袖強生，非但對杜魯道不表示擁護，並且

魁北克的教育部長哥地納爾（Jean-Guy Cardinal）竟然在聯邦會議以後，遽然又接受了非洲法語系國家加彭（Gabon）以及法國方面的邀請，出席了四月十三日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屆非洲法語系國家及法裔民族教育部長會議。前此皮爾遜總理，對於加彭邀請魁北克參加本年二月第一屆在自由城（Libreville）召開的此項會議，以及加彭特別懸掛了魁北克的獨立旗幟，曾感到非常憤怒，並斷絕了與加彭的外交關係。而今杜魯道雖亦力圖挽救，但終未能制止魁北克此項行動。因而使得這位新總理對於魁北克更感到失望與焦慮。這些都顯示杜魯道在謀求英、法兩民族統一問題上，馬上就遭到了困難。因此，英、法兩民族分裂危機未解除，杜魯道的政治基礎即不穩固，其政策方面亦將會受到阻礙。

三、自由黨自一八七三年創立以來，是經由一些美國資本家所支持，迄今仍代表着美國的資本關係。保守黨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執政期間，由於排除美國資本所造成的經濟蕭條，而此後更加鞏固了自由黨的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然而近年來，由於國內民族主義經濟勢力的不斷增長，而使得加拿大在經濟政策上發生激烈的爭端。本年二月，屬於民族主義經濟派、下院經濟委員會主席哥爾頓（Walter Gordon），在國內民族主義經濟集團的請求下，撰寫了一個報告，該報告認爲，外國的資本已嚴重威脅到加拿大的經濟成長，以及加拿大的政治獨立。他指出外國在加拿大的投資已達四百億美元，而美國幾佔五分之四。因此，加拿大的工業，直接或間接都操在美國人之手。他並指出，加拿大西部各省，由於長久以來受着美國經濟的影響，它們已逐漸形成一種美國的經濟體制，如在政治方面言，當然是對加拿大的獨立有着很大威脅。因而他建議聯邦政府應對美國資本加以嚴格的限制。這個報告經過下院熱烈的爭論以後，就使得國內各方更爲重視起來，更有些人要求公開公佈此一報告。所以目前加拿大激烈爭論中的經濟情勢，當是杜魯道最爲困難的一種抉擇。如果他不能改變現況，那麼無論他如何加強對法國的關係，其與美國仍有特殊意義，尤其兩國接壤，利害與共，其政治與外交政策，就不能不受美國的影響。

四、自由黨近年來已分爲兩翼，經過此次選舉更有明顯的分離：杜魯道雖獲得該黨左翼支持，但右翼領袖、商業貿易部長溫特斯仍以九五四票與其分庭抗禮。溫特斯是一個社會問題專家，屬於傳統自由主義經濟集團。他認

爲杜魯道只是一個「新潮派」的代表，所以在他落選以後，他就懷着一種不滿的心情聲明他不參加未來的內閣。前外長馬丁，他本以爲最有希望成爲皮爾遜的繼承人，所以他在選舉慘敗之後，就有了「光榮退休」的打算。在加拿大政治圈中頗負盛名的衛生部長麥法成，亦有意離開內閣。這顯示不但自由黨左、右兩翼已有明顯的分裂，黨內一些資深的重要幹員，亦有離心的傾向。今後杜魯道如果不能使自由黨達成團結，無論是對國會大選及未來施政上，都將會受到黨內的牽制。

陸 結論

在歷史上來看，自法國勢力在加拿大消失以後，由於法裔加人堅持承襲着法國民族的傳統，而使得他們一直在保持他們民族隔離的形態。近年來，一方面受着非洲國家紛紛獨立的影響，一方面由於魁北克等法語民族地區，豐富的資源以及他們不斷的努力開發，使其經濟地位已有了顯著變化，因而在政治上亦就有了更多的要求，在擁有一百廿萬人的魁北克與蒙特里爾地區，與聯邦政府關係上，就逐漸有了脫離的現象。當法國總統戴高樂鼓動魁北克獨立以後，更刺激了魁北克尋求主權的「脫離派」勢力的突然增長。至今可說已達攤牌性的階段。

在加拿大聯邦政府方面，所以認爲問題的嚴重，主要是因爲魁北克如與聯邦政府分離，以其地理上來說，魁北克是十省中土地面積最大，以及其天然資源，將使整個加拿大失去經濟實力，而亦使得加拿大的政治失去光彩。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魁北克獨立的影響，西部的可倫比亞(Columbia)、阿爾柏達(Alberta)、薩斯喀契溫(Saskatchewan)、曼尼托巴(Manitoba)等深受美國經濟制度影響的省份，在政治上亦將可能與美國結合。因此，其後果，不僅是國家分裂，甚而整個聯邦隨之解體。所以聯邦會議是爲避免魁北克分離而產生，自由黨皮爾遜總理的退讓，及杜魯道的當選，亦都是此一民族分裂危機威脅的結果。在自由黨方面，現在雖然已主張在修改憲法方式下，達成民族統一的目的，但以魁北克省長強生的態度來看，此一路程仍是非常艱險。但是問題的發展，其未來的國會大選當是最重要關鍵。

加拿大全國大選，即將在本年六月廿五日舉行。自由黨與保守黨在歷屆大選中升沉互見，自由黨常在中央政府獲勝，保守黨常在地方政府獲勝，此

亦表示英、法兩民族之利害關係，在中央與地方頗不一致之故。而當前法裔加人對於保守黨在一九五七——六三年執政期間，致力於調和法裔加人的利益方面仍有着懷念。在此種情勢之下，一般認爲，如果保守黨領袖斯丹菲爾德能繼續利用自由黨所面臨的各種危機，以及針對自由黨的各種弱點，擴大其聲望，則仍有成爲國會多數黨領袖的希望。但是自由黨選舉新黨魁以後，一般亦認爲，自由黨杜魯道的突出，是象徵該黨新紀元的開始。而該黨能隨機應變，釜底抽薪，亦無疑會增加該黨在未來國會大選中獲勝的機會。因此，在目前保守黨與自由黨已成勢均力敵，在未來大選獲勝的機會各佔一半。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保守黨要想重新領政，固屬不易，但自由黨欲在此次大選中，獲得國會絕對多數席次，亦是非常困難。

至於我國與加拿大的關係，一直保持非常友好。惟皮爾遜自一九五八年成爲自由黨領袖，並於一九六三年執政以來，其任內承認外蒙、與共匪「文化交流」、增加貿易關係等等，顯然的對於保守黨執政期間的反共政策有着很大改變。在一九六四年，皮爾遜因受到法國承認共匪的影響，亦曾表示，如果共匪不堅持「對台灣的要求」，加拿大對共匪將採取一個「新的政策」。而其外長馬丁，復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在聯合國發表「兩個中國」的謬論。誠然，前皮爾遜政府，一方基於其經濟上的利益，一方由於國際姑息主義的影響，而不斷企圖改善與共黨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共匪的關係，因爲共匪是加拿大小麥輸出的最大主顧。但是這些都曾招致東南亞亞反共國家的不良反應與美國的反對。因此，在皮爾遜政府時代儘管有與共匪作進一步勾結的打算，但在實際行動上仍不無顧慮。就如馬丁雖一再發表「兩個中國」謬論，但他仍表示：「加拿大外交政策，是不能與美國有太大的衝突」。而今根據杜魯道的言行，一般都認爲他將採偏左的外交路線。並且他在最近五月十二日的一項演說中，表示加拿大願在「適當條件」下承認共匪政權。所謂「適當條件」，當不外乎前外長馬丁所暢論的「兩個中國」舊調。所以以加拿大傳統的愛好民主自由的精神，以及當前杜魯道所處的環境，在他各種政策當中，仍將與皮爾遜一樣，在最後的實際行動上，不會輕易的放棄自由世界的立場。然而我們對於加拿大今後動向，既不能立即下一斷言，但在關心之餘，只能期望加拿大鑑於共黨作亂與野心侵略的事實，爲了本身的安全，而能成爲西半球堅強反共的一員。(五十七年五月十四日脫稿)